

中國風



大雅中國風系列

海上

Hai Shang

王安忆 著
李雪源 李西 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雅中国风系列

海上

王安忆 / 著
李雪源 李 西 / 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 / 王安忆著; 李雪源, 李西绘.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大雅中国风系列)

ISBN 978-7-5617-6224-0

I. 海… II. ①王…②李…③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5602 号

海上

王安忆 / 著 李雪源 李 西 / 绘

总 策 划	王仁定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史 华
策划编辑	张 芸
执行编辑	丁丽洁 陆 佳
装帧设计	沈思繁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unpress.com.cn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x1092mm 16 开
印 张	10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224-0/I·463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寻找上海	1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35
弄堂，无言独白	81
盛开的城市	87
海上的繁华	89
上海的女性	93
上海的洋房	99
上海的吃及其他	104
上海方言剧里的人生	109
街景	113
夕照	119
小品	123
主人的天空	130
搬家	135

寻找上海

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开头，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其实，要追究也很难，这样的地方与现实联系得过于紧密，它的性格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对于我们太过真实了，因此，所有的理论性质的概念就都显得虚无了。我真的难以描述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杂芜的个人生活掺和在在一起，就这样，它就几乎是带有隐私的意味。

不过，在十多年前，我还意识不到这些，或者说，还没有碰过壁。在当时的“寻根”热潮的鼓动下，我雄心勃勃地，也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我的那些寻根朋友们骑着自行车沿黄河而下，听年逾古稀的老人讲述村庄的历史和传说。还有些寻根者似乎是更早在插队落户的时期，就已被民间的习俗吸引，如今再回头去发掘出其中的涵义。更有的是学习考古的专业，得先天之便利，首先进入了发源的地域。与他们相比，我的寻根，就显得不够宏伟。第一，是所溯根源的浅近，当这城市初具雏形的时候，已到了近代，它没有一点“古”意，而是非常的现世；二，我的寻找缺乏浪漫气息，我只是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料，因为它的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

的建设之中。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阅读资料。

可我没有方法。我从一位杂揽掌故、索引、地方志、图书馆学的老先生那里开来一张书单。书单上有：《同治上海县志》（四本），《民国上海县志》（三本），《上海市大观》，《上海轮廓》，《上海通志馆期刊》（二本），《上海研究资料汇编》（二本），《上海旧话》（二本），《上海闲话》，还有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生活》。那是在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出版业远还没有注意到这城市的旧闻旧录，这些书完全是被遗忘的神情，破旧，纸张黄而脆，少有人翻因此布了薄灰，并且又好像都是孤本，其中有一册被人借阅了，便再没有第二册可提供了。阅览室严禁携带墨水笔，防止墨水洇染了书页。所阅书籍闭馆前全交到管理员手中，第二日去时再提出来。在这样专业化的管理之下，坐在这堆书前面，我却不知该从何入手。打开每一本书，都觉得不是我要的东西，而我要的东西，则又变得迷茫起来。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并且抄写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建筑、古迹，民情民风和轶闻。可这些东西没有使我了解这城市，反而将我与它隔远了。阅读“志”，也使我坠云雾之中，不知如何才能与上海这城市联系起来。我的困惑甚至感染周围的人，他们也对我生出困惑来。有一位老者见我在勤勤恳恳地抄写上海俚语，就问我是不是在研究上海的方言。他问的都要比我知道的明白得多，我只能羞愧地摇摇头。对这城市的感性被隔离在故纸堆以外，于是，便彻底地丧失了认识。

有一段关于上海地质形成的概述倒还与我的寻根思想呼应，是这样写道的：“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上海曾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约距今一亿八千万年的中生代上三叠

秋，叶落。特别是梧桐道，落了满地的叶子被绵密的秋雨浸泡后，再被扫去，地面便留下深深浅浅的印痕。日光再一出现，便就又冷了一些。



《皇家园林1》李西



《青铜般的梦》李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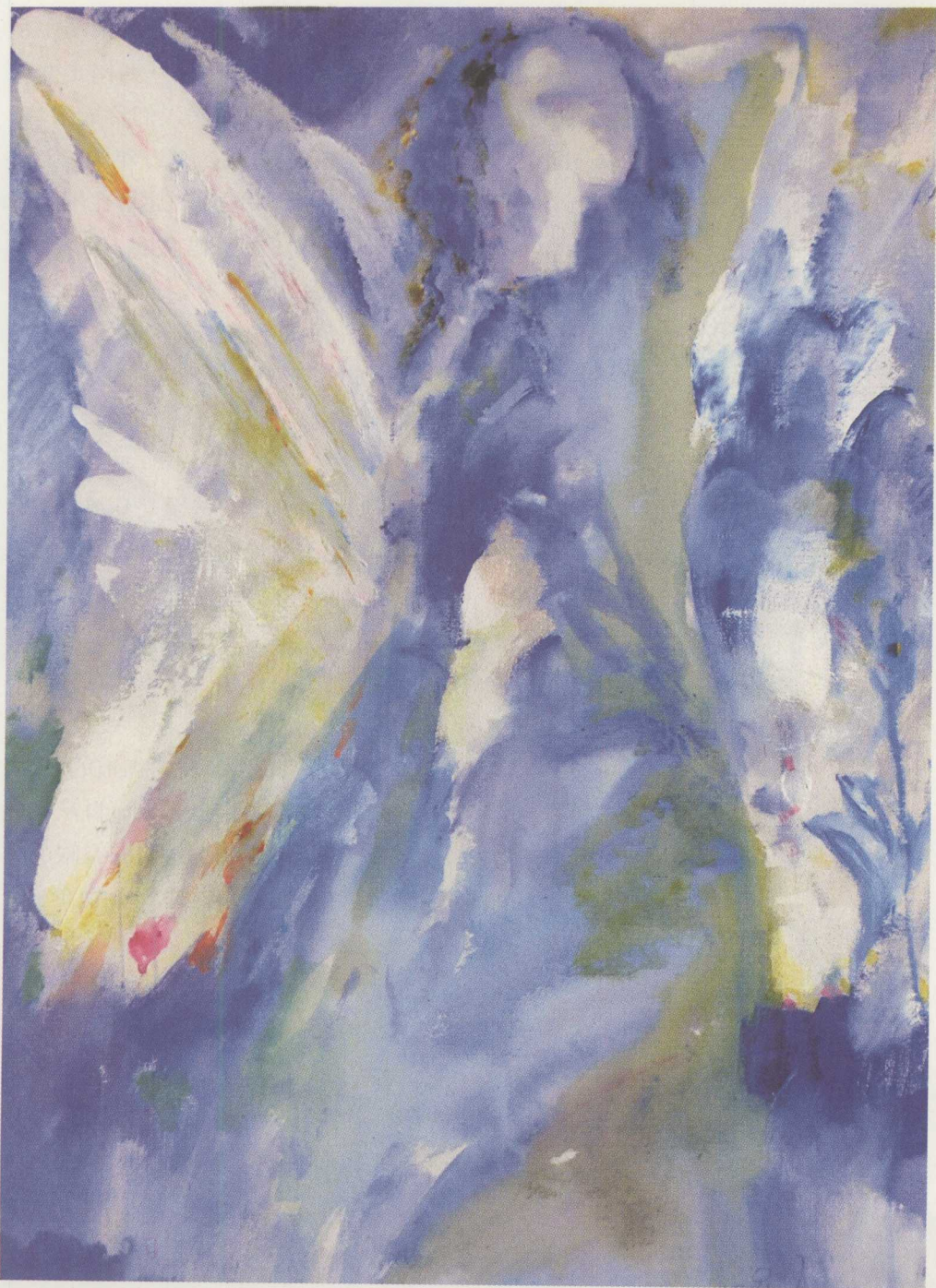
喷涌的岩浆，宏伟的历史和芜杂的记忆。

因为地壳运动脉动式地下降，海水进退，使得这一片陆地拥有了史前神话般的过去。即便很多年后被海水淹没，它依旧仿佛能够穿透地面的日常生活得以呼吸。

纪，上海同苏南地区都是古老的陆地。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后期，岩浆沿着今松江县西北部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断裂线涌出地面，经过风化侵蚀，形成后来人们称成为‘云间九峰’的山丘。新生代第四纪以来的二百万年中，上海地壳总趋势是脉动式地下降，海水大幅度进退，在不同的海面时期，河口位置不同，形成了相互重叠的古三角洲。冰期过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所浸没。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东南走向岗身地带，是远古上海的海岸遗迹。”这一段有些像诗，它给上海增添了史诗的色彩，使这个城市有了一个远古的神话时期。

现实的日常生活却是如此的绵密，甚至是纠缠的，它渗透了我们的感官。感性接纳了大量的散漫的细节，使人无法下手去整理、组织、归纳，得出结论，这就是生活得太近的障碍。听凭外乡人评论上海，也觉得不对，却不知不对在哪里。它对于我实在是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一种口音，一种气味。

有一种脸型，它很奇怪地唤起我对某一条街道的回忆。这也是同个人经历有关的，我在那条街上长大。自从我能够独立地出门，就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用我的有限的零用钱，在沿街的小烟纸店里买些零食。这些零食放在一个个玻璃瓶里，包成小小的三角包。那些零食，无论是萝卜条，还是橄榄，或者桃板，芒果干，无一例外地都沾着甘草，甘草带着咳嗽药水的甜味。我实在吃不出有什么好，可是我还是要去买来吃。这好像是这条街上的女孩子的生活方式，她们勾肩搭背地，走到街上，买零食吃。很多年以后，我又来到这条街，街上的景象已经大变了，可是迎面走来了一个女人。她长着那种鼓鼓的椭圆脸型，眼睛略有



上海太大，即便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古老，但时间的密度使得人们很难抽离出几具符号的象征用以概括并且服人。

具体到一个人，一张脸，一种气味，也就模糊了印象。

所以关于上海的传说，谁也不服谁。

◀ 《印象·记忆》 李雪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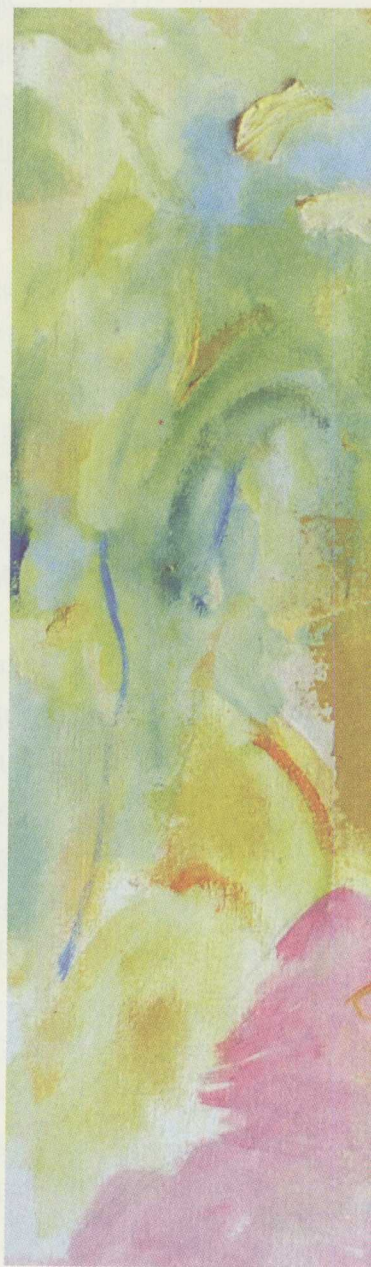
些暴突，下眼睑挂着囊袋，嘴是有些外翻的厚嘴唇。这种脸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但也不会十分地苍老，它看起来总是中年偏上的样子。这脸带有些凶相，不是威严，而是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着她的身份。她不是职业妇女，却也是谋生计的女人。她不是像家庭妇女那么贤淑的气质，也不像那些上班的女性，态度郑重和矜持。她是，怎么说呢？她是见过世面，但有着偏见，涉足社会，又守着陈规。她最最合适的营生，就是街面上的小烟纸店的女店主。这类小烟纸店，是将自家的街面房子破出墙来开的张。这条街奇怪就奇怪在这里，豪华的商店间着居民，在商家背后，就连着深长的人口庞杂的弄堂。这些小烟纸店挤在繁华的街市里，却一点不显得寒碜，相反，它们很坦然。店堂后面，往往是店家的灶间，夹了一架木扶梯，可上二楼。二楼很可能只是个阁楼，便是他们的居家。他们常常在店堂里开饭，这种脸相的女人就端了饭碗来做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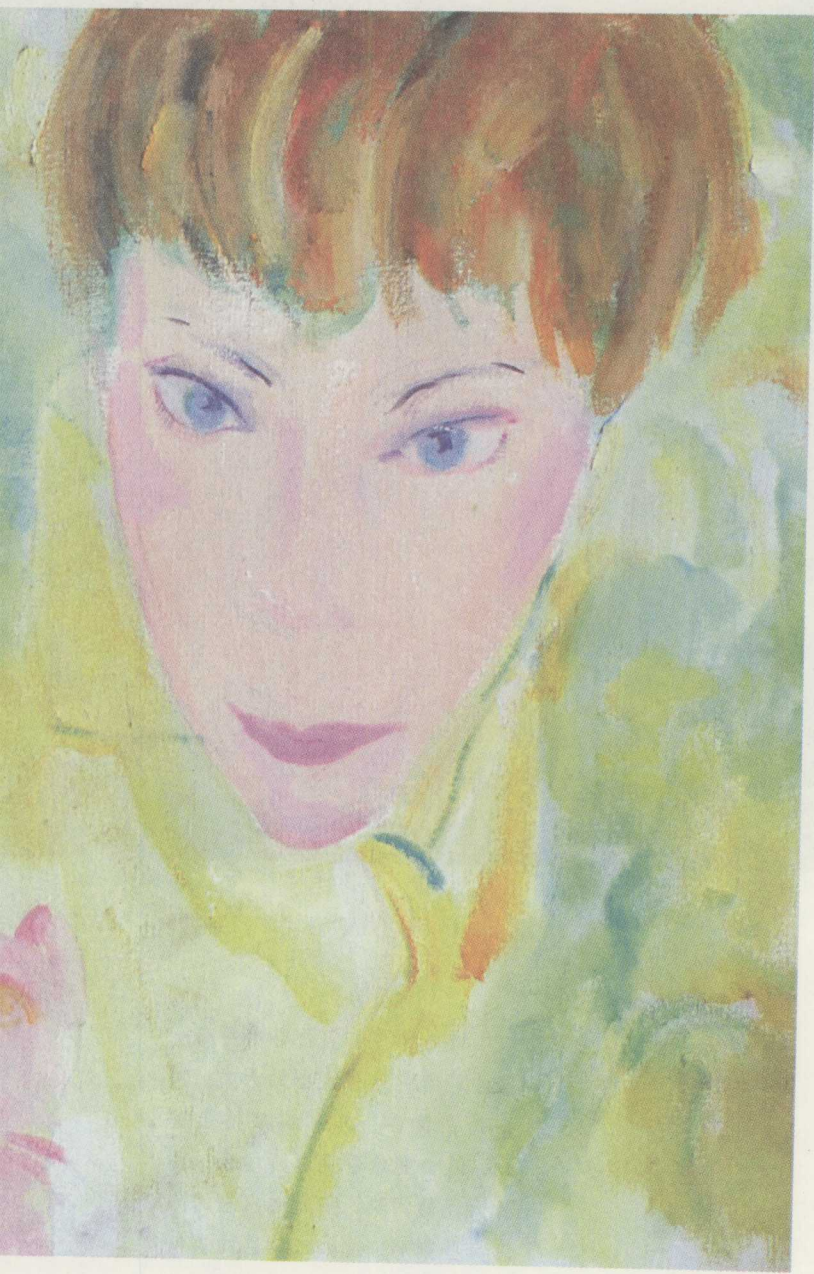
这种脸相有时还会呈现在男性身上，就是某一条弄堂口的，出租小书摊的老板。他很精明地将他的小人书，一本拆成两本，甚至三本。因为借回家看要比当场看贵，所以在他的木头打的书架底下，两排矮凳上，便坐满了看书的人，大多是些孩子和年轻的保姆奶妈。他的形象还要粗鲁一些，带着些北风，穿着就好像一个拳师的行头。黑色对襟的褂子，勉裆裤，圆口鞋。他的眼囊还要臃肿一些，嘴唇也更厚，推着平头，一看就知道出自路边剃头挑子之手。他斤斤计较，决不允许你在书架上挑捡过久，要就租，要就不租，要想在挑拣时偷偷看完一本，没门！收摊的时间一到，他便飞快地从人手里抽走小书，不管你看还是没看完，想再看，要就借回家，要就明天再来。他清点小人书的样子，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清点他的桃子或者梨。

他有时甚至会为了一本借阅过久的小人书追到小孩子的课堂上。他的口音里带着鲁音，但他决不属上海那些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风范大异。说起来，和那开烟纸店的妇女也是大异，可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就是一路的脸相，一种小私营者的脸相。

另有一种脸相，是较为劳苦的。这是瘦型的，越人的脸相。眉棱较高，眼窝略深，颧骨突出，嘴唇薄而宽，下唇有些往里吸，下巴则向前翘，俗话叫作“抄下巴”，它大多是长在老年男性的脸上，带着焦愁的表情。带着这样的脸相和表情，急匆匆走在熙攘的人群里，上身前倾，双臂便自然而然地伸向后方。这也是这条街上的一个名人，小学生们刻薄地称他作“全身运动”，因他走路的姿态颇似广播体操中“全身运动”的那一节。他总是在街上奔走，为了不让人挡道，他就在人行道底下，又正是逆行的方向，于是便在迎面而来的自行车边上危险地走着。这情景带着一股忧伤，而这条街，真的，真的有着一股忧伤。他操的也是弄口生涯，是一眼老虎灶，正式的名称为“热水站”。老虎灶烧的是烟煤，于是弄口便被熏得漆黑，好像是一个黑洞，弄堂里的生活也显得没有希望了。冬天的季节，暖和的星期天的午后，就有人来喊水，他挑一担热水跟了送去。热水盛在木桶里，从盖口和桶缝里漏了出来，滴滴嗒嗒的一路过去。浴室一般是在二楼，甚至三楼，他就担着水走上楼梯，将水倒进已经擦洗干净的白磁浴盆里。这种午后，有一种起腻和清爽夹杂在一起的气息，好像将房间里的腌臢和隔宿气都抖落到街上来了。他和他的孙子就睡在老虎灶顶上的搁板上，过街楼的底下，只有半人高，连坐都坐不直。因此便看见那孙子俯在枕上写作业。他孙子不完全像他，却很奇怪地与另一条弄堂里的某个孩子是同一型的。

的确，就是越人的脸。这样的脸相是比较薄而苦的。薄到极致，就连皮肤也仿佛被绷紧了一样，透明地可以看见细微的毛细血管。鼻翼也是薄的，耳廓也是，眼眶更是。便像是哭过了似的，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哀愁。





《脸》李雪源



《祥云》李西

走出弄堂口，须要走得高一些才能看见这样大器的天象。特别是在黄昏，车从高架桥上驶过，就会突然看见这样的云。因为大气的污染，阳光透出来的力度有些削弱。这城市黄昏的表情就不那么狰狞而是有些慵懒。

他同他的爷爷一样，也是瘦型的脸，却不如他爷爷的端正，并且个性化。好像在遗传中受到了一种不幸的影响，他的轮廓有失均衡。脸型是窄长条的，中间部分凹了下去，鼻子则有些大，鼻梁倒是直挺的，全靠了它，整个面相才不至于塌下。下巴也是抄的，却比较长，就有些夸张，加上倒挂眉和抬头纹，不由地有些滑稽了。又不是叫人愉快的滑稽，而有些伤感的，就像悲喜剧里的人物。他是个沙喉咙，听起来声音便苍老着，更增添了悲喜剧的效果。他在这弄口长大，夏天里就穿一条短裤，脚下趿一双木屐，劈里啪啦在街上奔跑。这条马路的主人并不如人们以为的，是那些摩登的男女，其实他才是。还有公用电话间里喊电话的阿跷，对面平安里的大头。阿跷是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就是无业青年，里委照顾在电话间喊电话，由于脚不好，他总要等电话条子积起一叠，再去一家一户地叫。对方要是急事，就生生给耽误了。大头是个低能儿，头特别大，他从早就坐在弄口观看街景。他们都是这条街上明星一样的人物，谁都认识他们，渐渐地，他们的脸就变成了这条街的标志一样的东西。

方才说的，另一条弄堂里与这老虎灶孙子同一型的那孩子，其实已不是小孩子，应该是个少年。他的手脚都有病，似乎是软骨症，或者叫佝偻病。他的脸型也是那样瘦长，疏眉淡目，下巴也很长，却不是抄下巴，而是地包天。他的声音与那孙子正相反，又高又尖，像个聒噪的女人。他就是这样，甩动着畸形的手脚，尖起喉咙，在弄堂里追逐着小孩子。他显然是没有发育好的少年，这条街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没发育好的孩子？并且，好像都是由他们在撑世面。他们的面相上，带着疾病、风湿、缺乏紫外线和营养的症状。